

陸 游 老學庵筆記

陸 游 避暑漫抄

陸 游 放翁家訓

陸 游 入蜀記

陸 游 家世舊聞

陸 游 齋居紀事

周必大 淳熙玉堂雜記

周必大 乾道庚寅奏事錄

周必大 二老堂雜誌

全宋筆記

第五編 八

◎ 陸

游撰

老學庵筆記

李昌憲

整理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 第五編. 八/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
所編. —鄭州:大象出版社, 2012. 1
ISBN 978 - 7 - 5347 - 7008 - 1

I. ①全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史料—宋代
IV. ①K244.06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40986 號

全宋筆記		第五編		八	
特約編輯	陳新	責任編輯	郭一凡	整體設計	張勝
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	鄭州市開元路18號	450044	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刷	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	版次	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	開本	640×960 1/16 24.25印張
字數	249千字	印數	2000冊	定價	60.00元

目錄

老學庵筆記	陸游撰	一
避暑漫抄	陸游撰	一三一
放翁家訓	陸游撰	一四五
入蜀記	陸游撰	一五五
家世舊聞	陸游撰	二二一
齋居紀事	陸游撰	二六七
淳熙玉堂雜記	周必大撰	二七五
乾道庚寅奏事錄	周必大撰	三〇九
二老堂雜誌	周必大撰	三二九

點校說明

《老學庵筆記》十卷、《續筆記》，南宋陸游（一一二五—一二〇九）撰。游字務觀，號放翁，越州山陰人，佃之孫，宰之子。初以蔭補登仕郎，隆興初賜進士出身。嘉泰三年，官至寶章閣待制。嘉定二年卒，年八十五。《會稽續志》稱其「學問該貫，文辭超邁。酷喜爲詩，其他誌銘記序之文，皆深造三昧。尤熟識先朝典故沿革、人物出處，以故聲名振耀當世」。《宋史》卷三九五有傳。

《老學庵筆記》的成書年代，據其幼子子適言在「淳熙、紹熙間」。陳振孫在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中稱游「生識前輩，年及耄期，所記見聞，殊有可觀」。四庫館臣亦言，「軼聞舊典，往往足備考證」。總之，《老學庵筆記》應是宋代筆記中的上乘之作。

《老學庵筆記》，始刻於南宋紹定元年（一二二八）。時游幼子子適知嚴州，刻之郡庠，此即陸氏家刻本。本書流傳的版本可分爲兩個系統。一即明《稗海》本、《津逮秘書》本和《四庫全書》本、《學津討原》本、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何焯等人曾對此系統的本子作過校勘。一即抄自陸氏家刻本的《穴硯齋》本。解放前，商務印書館曾以《津逮秘書》本、周元度刻本及何校本，校勘過《穴硯齋》本，而收入《宋元人說部書》中。這次校點，即以明萬曆《稗海》本爲底本，校以文淵閣《四

庫全書》本（簡稱四庫本）、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（簡稱叢書集成本）和《宋元人說部書》本（簡稱說部本），並參考了中華書局李劍雄等的點校本。《續筆記》已佚，李劍雄先生等從《說郭》、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若干條，此次也一併收錄。在此表示感謝。

校勘記

【一】

吳敏「吳」原作「具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【二】

蕭中道「中」說部本作「守」。

【三】

戕原作「戕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【四】

都進奏院「奏」原作「養」，據說部本改。

【五】

幼原作「幻」，據何校改。

【六】

長原作「是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卷一

徽宗南幸至潤，郡官迎駕於西津。及御舟抵岸，上御棕頂轎子，一宦者立轎旁呼曰：「道君傳語，衆官不須遠來。」衛士臚傳以告，遂退。

徽宗南幸還京，服栗玉並桃冠、白玉簪、赭紅羽衣，乘七寶輦，蓋吳敏定儀注云【二】。

高宗在徽宗服中，用白木御椅子，錢大主人覲，見之，曰：「此檀香椅子耶？」張婕妤掩口笑曰：「禁中用胭脂皂莢多，相公已有語，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？」時趙鼎、張浚作相也。

建炎苗、劉之變，內侍遇害至多。有秦同老者，自揚州被命至荆楚，前一日還行在，尚未得對亦死焉。又有蕭中道者【三】，日侍左右，忽得罪，絀爲外郡監當，前一日出城，遂免。

臨安父老言，苗、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【三】，今都進奏院前【四】。然日曆及諸公記錄皆不書，但云死于路衢而已。邵彪所錄，謂死于第，尤非也。

鼎澧羣盜，如鍾相、楊么，鄉語謂幼爲么【五】。戰舡有車船，有槳船，有海鰓頭；軍器有拏子，其語謂拏爲鏡。有魚叉，有木老鴉。拏子、魚叉以竹竿爲柄，長二三丈【六】，短兵所不能

〔七〕

程昌寓 「寓」原作「萬」，
據《宋史》卷二六《高宗紀
三》改。

敵。程昌寓部曲雖蔡州人〔七〕，亦習用竿子等，遂屢捷。木老鴉一名不藉木，取堅重木爲之，長纜三尺許，銳其兩端，戰船用之尤爲便捷。官軍乃更作灰礮，用極脆薄瓦罐置毒藥、石灰、鐵蒺藜於其中，臨陣以擊賊船，灰飛如煙霧，賊兵不能開目。欲効官軍爲之，則賊地無窠戶，不能造也，遂大敗。官軍戰船亦倣賊車船而增大，有長三十六丈，廣四丈一尺，高七丈二尺五寸，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。至完顏亮入寇，車船猶在，頗有功云。初，張公之行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，云：「速宜淨掃妖氛了，來看錢塘八月潮。」

鼎澧羣盜，惟夏誠、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。二人每自咤曰：「除是飛過洞庭湖。」其後卒爲岳飛所破，蓋語讖云。

趙元鎮丞相謫朱崖，病亟，自書銘旌，云：「身騎箕尾歸天上，氣作山河壯本朝。」

靖康二年，浙西路勤王兵，杭州二千人，湖州九百一十五人，秀州七百一十六人，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，常州七百八十五人，鎮江府六百人〔八〕，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。以二月七日起發，東都之陷已累月矣。

〔八〕
六百人 原作「一百人」，
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
部本改。

集英殿宴金國人使，九蓋：第一肉鹹豉，第二爆肉雙下角子，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，第四白肉胡餅，第五羣仙肉太平畢羅，第六假圓魚，第七柰花索粉，第八假沙魚，第九水餅鹹豉旋鮓瓜薑。看食：棗錮子、臄餅、白胡餅、饅餅。淳熙。

紹興辛酉，與虜交兵，虜遽。議者謂當取壽、潁、宿三州，屯重兵，然後淮可保，淮可保

然後江可固。惜其不果用也。

建康城，李景所作，其高三丈，因江山爲險固。其受敵惟東、北兩面，而壕塹重複，皆可堅守。至紹興間，已二百餘年，所損不及十之一。

漢人人仕，有以貲爲郎者，司馬相如、張釋之是也；有人錢入穀賞以官者，卜式、黃霸是也。人錢穀，則今買官之類，以貲則非也。

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，舟楫已具，獨懼虜有告者，未敢決。適遇有相識稍厚者，以情告之。虜曰：「何不告監軍？」會之對以不敢。虜曰：「不然，吾國人若一諾公，則身任其責，雖死不憾。若逃而獲，雖欲貸不敢矣。」遂用其言告監軍，監軍曰：「中丞果欲歸耶？吾契丹亦有逃歸者，多則被疑，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。公若果去，固不必顧我。」會之謝曰：「公若見諾，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。」監軍遂許之。

【九】
原作「件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未盡，悔也奚追。」

張芸叟作《漁父》詩曰：「家住耒江邊，門前碧水連。小舟勝養馬，大罟當耕田。保甲元無籍，青苗不著錢。桃源在何處，此地有神仙。」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，東坡取其意爲《魚蠻子》云。

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，都人皆鼓舞。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，都人皆涕泣。

是非之公如此！

政和中大儺，下桂府進面具。比進到，稱一副，初訝其少，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。老少妍陋，無一相似者，乃大驚。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。

京師承平時，宗室戚里歲時人禁中。婦女上轎車，皆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，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【一〇】，車馳過香煙如雲，數里不絕，塵土皆香。

【一〇】袖 原作「福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明州江瑤柱有二種，大者江瑤，小者沙瑤。然沙瑤可種，逾年則成江瑤矣。海檜亦有二種，海檜天矯堅瘦皆天成，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，名土音杜。檜。海檜絕難致，凡人家所有，大抵土檜也。

【一一】晁之道 「之」原作「以」，據《宋史》本傳改，下同。

晁之道爲明州船場【一二】，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。一日有士人訪之，坐間小雨，之道語之曰：「某今日占卦，有折足之象，然非某也，客至當之。必驗無疑，君宜戒之！」士人辭去，至港口踐滑而仆，脛幾折，療治累月乃愈。

【一二】五百千 原作「五百一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國初，士大夫戲作語云：「眼前何日赤，腰下幾時黃？」謂朱衣吏及金帶也。宣和間，親王、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宮，輒得金帶關子。得者旋填姓名賣之，價五百千【一二】，雖卒伍、屠酤，自一命以上皆可得。方臘破錢唐時，朔日，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，皆朱勔家奴也。時諺曰：「金腰帶，銀腰帶，趙家世界朱家壞。」

仁宗賜宗室名，太祖下曰「世」，太宗下曰「仲」，秦王下曰「叔」，皆兄弟行，「世」即長

也。其後「世」字之曾孫又曰「伯」，則失之。

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，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校場大閱。是日，上早膳畢出郊，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，擗帶子，著靴。大閱畢，丞相、親王以下賜茶。是日，駕出麗正門，入和寧門，沿路官司免起居。

建炎中，平江造戰船，略計其費，四百料八艘戰船，長八丈，爲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。四艘海鵠船，長四丈五尺，爲錢三百二十九貫。

荆公素輕沈文通，以爲寡學，故贈之詩曰：「儵然一榻枕書卧，直到日斜騎馬歸。」及作文通墓誌，遂云「公雖不常讀書」。或規之曰：「渠乃狀元，此語得無過乎？」乃改「讀書」作「視書」。又嘗見鄭毅夫《夢仙》詩曰：「授我碧簡書，奇篆蟠丹砂。讀之不可識，翻身凌紫霞。」大笑曰：「此人不識字，不勘自承。」毅夫曰：「不然，吾乃用太白詩語也。」公又笑曰：「自首減等。」

祕閣有端硯，上有紹興御書二「頑」字。唐有準勅惡詩，今又有準勅頑硯耶。

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：「嘉祐中，風塵中人亦如此。嗚呼，盛哉！」然蔡實元豐間人也。仇氏初在民間，生子爲浮屠曰了元，所謂佛印禪師也。已而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，生定。出嫁郃氏，生蔡奴，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郃六。

紹聖、元符間，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。學中爲之語曰：「江左二寶，胡伸、汪藻。」伸

字彥時，亦新安人，終符寶郎。

曾文清夙興誦《論語》一篇，終身未嘗廢。

先左丞言，荆公有《詩正義》一部，朝夕不離手，字大半不可辨。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，蓋不然也。

【一三】
捷 原作「捷」，據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靖康國破，二帝播遷。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道君幼子，名捷【一三】。俱匿民間，已近五十日，虜亦不問。有從官餽以食，遂爲人所發，亦不免，不十日虜去矣。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。

金賊劫遷宗室，我之有司不遺餘力。然比其去，義士匿之獲免者，猶七百人，人心可知。

【一四】
論 原作「謝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國初《韻略》載進士所習，有《何論》一首【一四】。施肩吾及第，勅亦列其所習《何論》一首。《何論》蓋如三傑佐漢孰優、四科取士何先之類。

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，老儒也。喜留客食，然不過蔬豆而已。郡人求館客者，多就謀之。又多蓄書，喜借人。自言作門客牙，充書籍行，開豆腐羹店。予少時與之同在勅局爲刪定官，談經義衮衮不倦，發明極多，尤邃於小學云。

【一五】
魏文貞公 「貞」原作「正」，諱改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改回。

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【一五】，居者猶魏氏也。爲賦詩云：「破屋居人少，柴門春草長。兒童不識字，耕稼鄭公莊。」此猶未失爲農。神宗夜讀《宋璟傳》，賢其人，詔訪其後，

得於河朔。有裔孫曰宋立，遺像、譜牒、告身皆在，然宋立者已投軍矣。欲與一武官，而其人亦不願，乃賜田十頃，免徭役雜賦云。其微又過於魏氏，言之可爲流涕。

政和末，議改元，王黼擬用重和，既下詔矣，范致虛間白上曰：「此契丹號也。」故未幾復改宣和。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，猶我之宣德門也。年名則實曰重熙。建中靖國後〔二六〕，虜避天祚嫌名，追謂重熙曰重和耳，不必避可也。

〔二六〕 建中靖國「靖」字原脫，據四庫本、說部本補。

建炎維揚南渡時，雖甚倉猝，二府猶張蓋搭狨坐而出〔二七〕，軍民有懷輒狙擊黃相者。既至臨安，二府因言：「方艱危時，臣等當一切貶損。今張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，欲乞並權省去〔二八〕，候事平日依舊。」詔從之。實懲維揚事也。

〔二七〕 原作「城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〔二八〕 原作「云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林自爲太學博士，上章相子厚啓云：「伏惟門下相公，有猷有爲，無相無作。」子厚在漏舍，因與執政語及，大罵云：「這漢敢亂道如此。」蔡元度曰：「無相無作，雖出佛書，然荆公《字說》嘗引之，恐亦可用。」子厚復大罵曰：「荆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，況林自乎！」坐皆默然。

靖康末，括金賂虜。詔羣臣服金帶者，權以通犀帶易之，獨存金魚。又執政則正透，從官則倒透。至建炎中興，朝廷草創，猶用此制。呂好問爲右丞，特賜金帶，高宗面諭曰：「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爲之。」蓋特恩也。紹興三年，兵革初定，始詔依故事服金帶。

建炎初，按景德幸澶州故事，置御營使，以丞相領之，執政則爲副使。上御朝，御營使、

副先上奏本司事，然後三省、密院相繼奏事，其重如此。

張晉彦才氣過人，然急於進取。子孝祥在西掖時，晉彦未老，每見湯岐公自薦，岐公戲之曰：「太師、尚書令兼中書令，是公合作底官職？餘何足道。」所稱之官，蓋輔臣贈父官也，意謂安國且大用耳。晉彦終身以爲憾。

紹興末，巨公丁丑生者數人，或戲以衰健放榜。陳福公作魁，凌尚書景夏末名，張魏公黜落。

紹興末，朝士多饒州人。時人語曰：「諸公皆不是癡漢。」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，以關節欲與饒州人。或規其當先孤寒，監司者憤然曰：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」時傳以爲笑。

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，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。一日相遇於景靈幕次，李謂王曰：「見公告詞云，『其鐫月廩，仍褫身章。』」謂通判借牙緋，入朝則服綠，又俸薄也。王答之曰：「亦見君告詞矣。」李曰：「云何？」曰：「具官李浩，但知健羨，不揆孤寒。既名右相之名，又字元樞之字。」蓋謂史丞相、張魏公也，滿座皆笑。

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，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，皆無復舊人，雖吏胥亦無矣。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，亦不甚老，話舊愴然。西湖小昭慶僧了文，相別時未三十，意其尚存，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社壇壝「一九」，過而訪之，亦已下世。弟子出遺像，乃一老僧，使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。可以一歎！

【一九】

社 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作「廟」。

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，以示朱希真。希真曰：「甚妙！但似欠四字，然不敢以告。」景初苦問之，希真指「有文集十卷」字下曰：「此處欠。」又問：「欠何字？」曰：「當增『不行於世』四字。」景初遂增「藏於家」三字，實用希真意也。

秦會之丞相卒，魏道弼作參政，委任頗專，且大拜矣。翰苑欲先作白麻，又不能辦，假手於士人陳豐。豐以其姓魏，遂以「晉絳和戎」對「鄭公論諫」。久之，道弼出典藩，而沈守約、万俟元忠並拜左、右揆【二〇】。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，而忘易「晉絳、鄭公」之語。《實錄》例載拜相麻，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，會去國不果。

【二〇】
万俟元忠 「俟」原作「侯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、說部本改。

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，有天人之相，然議者疑其少英偉之氣。予爲編修官時，一日與沈持要、尹少稷見公於都堂閣子，忽盛怒曰：「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、樞密院訴牒，雖是勲德重望，亦豈當如此？」方言此時，精神赫然，目光射人。退以告朝士，皆云平生未嘗見此公怒也。古人有貴在於怒者，此豈是耶？

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，居於新河。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，盡見南山，公來必終日。嘗賦詩曰：「家山好處尋難遍，日日當門只卧龍。欲盡南山巖壑勝，須來亭上少從容。」每言及時事，往往憤切興歎，謂秦相曰「咸陽」。一日來坐亭上，舉酒屬先君曰：「某行且遠謫矣，咸陽尤忌者，某與趙元鎮耳。趙既過嶠，某何可免？然聞趙之聞命也，涕泣別子弟。某則不然，青鞋布襪即日行矣！」後十餘日，果有藤州之命。先君送至諸暨，歸而言

曰：「泰發談笑慷慨，一如平日。」問其得罪之由，曰：「不足問，但咸陽終誤國家耳！」

張樞密子功，紹興末還朝，已近八十。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予。有一表用「飛龍在天」對「老驥伏櫪」，公皇恐，語周子充左史，託言于予，易此二句。周叩其故，則曰：「某方丐去，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。」周笑解之曰：「所謂志千里者，正以老驥已不能行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。公雖筋力衰，豈無報國之志耶？」子功亦笑而止，蓋其謹如此。又嘗謂予曰：「先人有遺稿滿四篋，皆諸經訓解，字畫極難辨。惟某一人識之，若死遂皆不傳，豈容不亟歸耶？」

汪廷俊從梁才甫辟，爲大名機幕，專委以修北京宮闕，凡五年乃成。歲一再奏功，輒躡遷數官。五年間，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，其濫賞如此。

予在南鄭，見西陲俚俗，謂父曰老子，雖年十七八有子，亦稱老子。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、小范老子，蓋尊之以爲父也。建炎初，宗汝霖留守東京，羣盜降附者百餘萬，皆謂汝霖曰宗爺爺，蓋此比也。

陳瑩中遷謫後，爲人作石刻，自稱除名、勒停、送廉州編管陳某撰。劉季高得罪秦氏，坐貶廢，後雖復官去其「左」字。季高緘題及作文皆去「左」字，不以爲愧也。孫仲益亦坐以贓罪去「左」字，則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。至紹興末，復左朝奉郎，乃署銜。

予嘗與查元章讀《太宗實錄》，有侯莫陳利用者，予問有對否。元章曰：「昨虜使有